

# 中國語言學史

朱 星 著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聯合發行

國學精粹叢書 33

# 中國語言學史

朱 星 / 著  
于寶賢 史德貴 張朝佐 / 修訂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印行

國學精粹叢書 33

中國語言學史

---

作 者／朱 星

修 訂／于寶賢 史德貴 張朝佐

封面設計／知多新工作室

---

發 行 人／薛慶意

發 行 所／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5509號

地 址：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357巷3號1樓

電 話：(886 2)754-9744

傳 真：(886 2)754-6959

劃 撥：1630104-7號 洪有道帳戶

門 市 部／電 話：736-2544

---

排 版 所／上統電腦排版事業有限公司

印 刷 所／國利印刷廠

地 址：中和市中山路2段568巷26號

電 話：225-2817

---

版 次／1995年8月初版一刷

ISBN 957-8677-77-4

---

定價**480元**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聯合出版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

# 序

朱星先生的遺稿《中國語言學史》即將出版，他的夫人和出版社的編輯同仁希望我寫一篇序，提起筆來我頗多躊躇，不知該從什麼地方說起。

我早就知道，朱星先生在學術上涉獵很廣且語言學方面的著述甚豐；而且十分勤奮，公務與政治活動不論多麼忙碌，讀書與著述是很少停歇的，因而，他去世後留下近十部尚未出版的論著手稿，是為一件憾事。不過，我與朱星先生單獨晤面甚少，交談更為寥寥，應當說，我是沒有資格來介紹這位已故的作者的，所能說的，僅是對中國語言學史這個課題的一點想法。

中國語言學史屬科學史範疇，合語言學與歷史為一科，本是一件不易作的事，而語言學史比之其他的科學史更不易作。現代人對中國古代的語言研究，存在兩種各持一端的看法：崇拜古代文明的人認為，不但和歐洲比，中國的語言學在開創之早和討論之深方面均無遜色；就是跟現代語言學比，在課題之多和結論之精方面，也有過之而無不及。但菲薄古人智慧的人卻持有相反的看法，他們認為中國古代只有實用性極強的語文工作，根本不存在可以稱為「學」的語言研究。依照前一種看法，中國古代的語

言學史是大有寫頭兒，但弄不好就會寫出一部語言學倒退史，把古人拔高得讓人難以置信。依照後一種看法，中國的語言學既然只發端於近現代，語言學史也就無需追溯甚遠，是沒有什麼寫頭兒的，這似乎帶點歷史虛無主義的味道，也不大能說服人。然而兩種看法既然存在，對於寫語言學史的人來說，就不能不是一種現實，要想在兩種偏激之見的中間或之外找到另一種出路，將這門科學的歷史寫得真實而有分寸，的確是不大容易的。所以，我對於能寫出中國語言學史的人一向佩服，認為在已經出版的語言學史中，不一定是全部，只要有一部分能既站在高處又專重歷史，都是很可貴的成績。

中國古代到底有沒有語言學？我也有自己的一點不成熟的看法，我以為，中國古代的語言研究是很有成績的。它雖然確實是從文獻的閱讀、注釋、考證和語言材料的匯集、編纂開始的，而且很長時期停留在這些應用性的工作上，但它從一開始便並非只限應用，而是不斷地在應用中產生頗有實效的科學方法和解釋原理的研究課題，只是缺乏系統的、專門的論述之作，理論被淹沒在材料裡，不容易一下子就被捕捉到而已。對於這一部分已經應用過的方法和既經解釋過的原理，既然面對的對象是語言，便很難說它們不是語言學的內容。那麼，那些僅僅是應用性的工作本身是不是語言學呢？我想，諸如釋義、標音、纂集、勘誤等應用性的工作本身，的確稱不上是語言學，但是它們既然是產生古代語言學課題的淵藪，便不能不作為中國語言學的一種萌芽，在應用和理論難得絕然劃清界限的年代，語文工作和語言研究本來就凝聚在一起，像水乳之不可分離，硬去離異它們，就不免會鑽牛角尖。

歷史都是立足現代而追溯既往的。人類童年期的科學自有它分工不明確、理論不完備、分析歸納未能盡善、重視具體而不善於抽象的幼稚性，它們所以也被稱為「學」，往往是現代科學追溯其歷史的結果，人們承認古代的這一部分遺產是與現代科學一脈相承的，因而才冠之以「古代××學」。如果必得以現代科學的標準去衡量古代的專業研究歷史，那麼中國古代不但沒有語言學，恐怕更不會有其他科學。例如數學，古代「六藝」中就有「數」，既稱「藝」，當然不是「學」。兩部專著《周髀算經》和《九章算術》充其量也不過是計算法，是「術」，也不是「學」。但誰能說中國古代沒有數學？誰又能說中國寫不出秦漢以前的數學史？何況，古代的「小學」附庸於經學，古代的經學在中國文化史上地位顯赫，覆蓋面甚廣，因此，我們的祖先研究語言文字比研究其他專業更為拿手，說中國古代沒有語言學，稍有常識的人誰會認可呢？

也有人認為中國歷史上的「小學」是語文學而不是語言學。這個看法又換了一個標準，是用歐洲的語言學史來附會中國的語言學史。歐洲的語言學家先是把以古代文學作品和書面文獻的語言材料為對象而進行的歷史語言分析稱作語文學，以後又把語言學在文學和文化研究上的應用稱作語文學。中國的「小學」在研究文獻語言的歷史狀況方面很像前者，而在語言的綜合應用方面又類後者，從比較的角度說，把它稱作語文學，或者說它相當於歐洲的語文學，似乎也有些道理。但是，把它放到中國語言學自身發展的歷史源流中去，就讓人感到很彆扭，有點對不上榫頭。中國古代的「小學」不但能覆蓋後來的文字、音韻、訓詁，而且還覆蓋以後的虛詞、句式等語法課題，它生發出修辭學、風格

學、文章學的研究，還為辭書編纂和後代的文獻學諸科目——版本、目錄、校勘、辨偽等提供了資料和經驗，它的實際狀況是既不同於歐洲所稱的第一種語文學，又有別於歐洲所稱的第二種語文學的，把它作為中國語言學的發端，只是指其中與後來的語言科學有源流關係的那一部分內容而已，每個國家都有它由自己民族文化素養所影響的科學發展歷史，闡述這種歷史時不可能也就不用著去和其他國家相比附，重要的是客觀地把中國古代對語言的研究課題和應用工作實事求是地按其本來面貌加以描寫，並梳理出它們的歷史發展脈絡，至於去評論每個歷史時期的成敗得失，倒是第二位的工作，而且，只要有了描寫與梳理的基礎，做起來也就容易得多了。當然，評論要想做到既能珍惜古人之功，又無拔高古人之嫌，聽起來讓人信服，也還要有一個反覆斟酌和共同討論的過程，短期間未可定論的。

朱星先生的這部語言學史，除緒論外，按歷史順序列出了二十六個題目，沒有明確地按歷史分期設章，也沒有按現代語言學的分類科目劃節，在歷史脈絡的梳理上，似乎粗疏一些。或許他生前是有些打算的，只是沒有來得及完成。不過，我以為這樣做也有很多好處，就是易於保持描寫的客觀性，古人做了什麼就寫什麼，避免了分類編排時的削足適履，顯得樸素自然，對中國古代文化略有所知的人讀起來都會有收穫的。

我在朱星先生書前寫下我的一點很膚淺的認識，不是對這部書的評價，而是自己的學習體會。

預祝朱星先生的遺稿能陸續整理出版！

## 緒 言

中國語言學史是我國歷代研究語言文字的學術發展史，世界語言學史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也是一個重要的部分，因為遠在漢代（西元前206年～西元後219年）就產生了研究訓詁、方言、文字等著作，如《爾雅》、《方言》，和《釋名》、《說文解字》。這些著作在世界語言學史的古代部分有很高的地位。今人岑麒祥先生曾著《語言學史概要》（科學出版社出版），簡要地敘述世界的語言學史，但對中國的部分敘述過簡。後又有王力先生著《中國語言學史》（原在《中國語文》連載，1981年山西出版社出版），也感到簡略，有不少方面不少問題都沒有提到。因此，在中國文化史中實在還缺少中國語言學史這一部分。過去在文史叢書中有中國文字學史、訓詁學史、音韻學史等，但觀點、方法都有問題。且分開敘述，也絕不像語言學史。我從1958年開始寫，因教學和事務忙碌，直到1966年五月才寫完。因材料太多（只寫到清末，「五四」運動以後的部分，待將來再寫中國現代語言學史），我力避煩瑣、力求精鍊。只因事屬草創，又因我的史學修養很差，所以這只是一個極初步的總結。



## 一、內容方面

首先，語言學史不是語言史。它只敘述歷代對語言、文字的研究的學術發展過程，加以評論總結，不涉及語言本身。關於語言史，我曾寫過《漢語史綱要》講義，試講過一年。

其次，語言學有廣狹義之分〔西洋人有大語言學（*maissalngas*）、小語言學（*mialinnis*）之分〕。狹義的只包括語音學、語法學、詞形學、文字學，至於詞義學、修辭學都不包括在內。我是一向主張作廣義的，包括文學語言，因此不但詞義學、修辭學、文體論（包括篇章結構和體式）、語義學以及注疏、翻譯等研究，都包括在內。這樣照顧到語言文字全面的研究，且照顧到中國歷史的現實。否則，許多應當敘述的內容都被這個框框（實際是洋框框）無情地砍掉了。我們絕不可上洋框框的當〔這是受法國德·索緒爾的影響，他分語言為語言（*language*）和言語（*parole*）〕。語言是語言的形式，言語是語言的實踐藝術技巧。各種語言的區別，當然主要在形式上，但語言的研究和學習就須兼包二者，如修辭學、文體論、翻譯學也當包進去。西方 *grammai* 一詞本義所包很廣，本不僅指形式結構一部分，試查希臘、拉丁、英、法文，該詞詞義可證〔一般分語言為：語言、言語以及語言言語的作業、作品，即指文學作品（*auvrag*），即用文學語言透過故事、情節、素材、結構描寫、典型人物、主題思想、教育意義等構成了文學作品〕。

其次，語言學史所寫的時代很長，每一代不能作平均主義，

必然有個重點。我以清代爲重點（五四以後，另寫現代語言學史）。所寫的方面很廣，但重點又在文字、音韻、訓詁幾方面。這都是根據實際情況而定的。

最後，中國語言學史當然實際是指的漢語語言學史。所以，關於本國人研究外國語以及外國人研究漢語的著作，都未提到，這樣以免太泛了。

## 二、編寫方法

首先是根據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來評論地總結、評價過去歷史上各方面研究語言文字的學術成果，既不同意迷信封建的一些說法，以爲清代乾嘉時代如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的訓詁等，已達到高峰，無以復加。這是一種抱殘守缺的保守思想，應當注意。我們更不同意一些人崇拜西洋資產階級的語言學，反過來極端輕視本國過去的各種語言文字研究的學術成果，認爲都是不科學的。這實是一種奴才思想，必須徹底注意。因此，我們必須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來評論地總結、評價，分清是非優劣，既不兼收並蓄，也不一切否定。我們還須結合歷史社會的政治思想來說明一個學派、一種思想、一部作品。要結合本國的特點，切不可用寫西洋語言學史的經驗來寫中國語言學史。有些名詞，如小學、訓詁、漢學、反切、西聲等等，都是中國所特有的，必須按著本國傳統的概念來敘述，以免張冠李戴。

其次是材料問題。材料必須全面、詳細、真實，但又不可把

這許多材料平鋪直敘地都寫進去，像一部目錄學，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小學類》，或如謝啓崑的《小學考》，或是學者小傳，或版本考。這樣寫最容易，但不像語言學史。語言學史必須有重點、有剪裁（無關重要的，既不是說明歷史發展情況的人或書，盡可以不提或少提。至於有代表性的人或書，也不必爲它立傳，或作煩瑣的版本考證。這些我寫在附錄中，以免雜在本書中，影響歷史發展的主要敘述）。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語言學術界也產生了一些矛盾爭論，結果總是代表新的、根據歷史事實實際所需要的、較有唯物主義觀點的得勝。但不勉強講政治階級抗爭，因爲語言本身沒有階級性，而語言文字的科學研究也與講哲學史、政治史、文學史等不同，他有唯心唯物的方法之分，但對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有時並無直接關係。

其次，關於分期問題，這對寫專史，如文字學史、訓詁學史、音韻學史問題不大，如果寫語言學史，這是通史，那麼分期問題就感到困難了。因爲語言學各方面的發展過程是不平衡的，既跨代又先後不一致。所以大體分爲上古、中古、近古三個大時期，但每期中各方面就不能劃一了。語言學史當以「學」爲主，它的起源、發展，往往跨幾個政治上的朝代，所以絕不可給每個朝代限死。我採用了紀事本末體的方法，把某一方面作從頭到底的敘述，以免割斷了它本身的歷史，這個分期編目問題，確是頗費斟酌的。我把通史寫成以紀事本末體爲主的作法，確是大膽的嘗試，主要是歷史材料決定我這樣做的。因爲一種學術思潮的興起、壯大，到衰落，往往經過一個朝的數個代，如敘述韻書從隋《切韻》、唐《唐韻》到宋《廣韻》，就跨隋、唐、宋三個朝。清古音學就跨康熙、乾隆、嘉慶等幾個代。因此，學術的各個方

面也就自然地發生了時間上同時或先後的參差不齊。這對讀者反而很合適，又有這樣的情況，往往一部書、一個人分在兩章中敘述，如段玉裁和他的《說文解字注》，既在古文字學中講，他的《六書音均表》又須分在古音學中講。這也是無法避免的。根據不同的具體事實作具體的分析，確是最好的唯物主義的作法。

又按西洋的有些語言學史往往分前科學時期與科學時期，把十九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產生前稱為前科學時期，以為真的語言科學是到十九世紀才開始，因此以前的所有的語言學著作和論文或有關語言文字研究的作品都不算科學，或至多是語文學 *phology*，不是語言學 *Linguistics*，再由此而得出這一結論，就是世界上在十九世紀以前也不得有語言學。這樣，中國二十世紀五四運動後才逐漸傳入歐洲的一套資產階級的語言學，那麼中國的語言學只能從二十世紀後才產生了。這是極端武斷荒唐的。可知這是資產階級語言學家的思想，他們把科學故意神秘化了。其實科學只是一種實事求是的學問。實事求是是一語是西漢人提出來的，《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顏師古注：「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所以，實事求是是一語是我國先哲總結出來的一句治學的經驗，這句話雖然還很不夠，但科學的主要的基本精神已經說到了：科學必須根據事實，而不是虛構的想像；又須求其真是，真是即真理規律，求即反覆細緻的分析研究。因此，如果真能做到實事求是，就可得到正確的結論，不致陷入玄學的唯心主義泥坑中去。中國的語言學著作遠在十七世紀，如清初顧炎武的《音學五書》，從《詩本音》、《易音》、《唐韻正》的分析考證而得出了《古音表》這一結論，並提出了《音論》的理論，這就是一部科學的巨著。當然，

那時他還不可能用國際音標。實在說，真正的科學，它不但要求正確地認識客觀世界，還要求徹底改造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因此，資產階級的一套科學（主要指社會科學）往往用唯心論觀點進行研究，所以並不能成爲真正科學的東西。因此科學觀可分封建時代的、資本主義時代的、社會主義時代的。根據資產階級的科學觀來硬分爲前科學期與科學期，尤其採用西洋資產階級這一分期來硬套中國的歷史，是極不合適的。而且他們的語言科學又相反地走了另一個極端，要研究太古語言、還沒有文字的語言、母語，本國的材料證據沒有，於是找到同一語系的各兄弟民族語。因此多用毫無事實確證的假設推測（也未必真是Hypothesis，科學的假設），這是想入非非，全與我們的傳統的實事求是的真理不合。

### 三、中國語言學史的概況

在分叙之前，略作一鳥瞰，簡叙其概況，作爲全書的簡介。

1、上古期中包周秦至漢，周秦時，還只有對語言文字的一些初步認識。那時文字、語法、修辭與邏輯等概念還混淆未分清。《荀子·正名篇》是我國最早的一篇語言研究論文。這一期可稱爲語言研究的萌芽期。從秦到漢末，字書編纂了不少。西周已有《史籀篇》。因爲周已初步統一了中國，秦始皇才進一步統一了中國，擴大了領土，爲了中央集權有書同文的需要，因此制定了三種字書。接著在秦火之後，漢繼承了秦，經濟很快恢復而發達，注意了文化事業，成立了學官，爲了讀通古書，盛行訓

詁，於是寫出了幾部研究訓詁文字的專著，如《爾雅》、《方言》、《說文解字》、《釋名》以及《詩毛傳》、《鄭箋》等，都是代表著作。這一期，可稱語言文字研究的奠基期，又可稱訓詁盛行期。

2、中古期，從魏晉到宋元。印度佛教傳入盛行譯經。由於梵文（印度的古文字）是拼音文字，我國受其啓發創造了反切。反切的發明對我國的識字教學、文化傳播，影響極大，它盛行於魏晉，於是韻書興起，從字形、字義的訓詁研究轉到字音的研究。而隋陸法言《切韻》是代表作。到唐宋增補爲《唐韻》、《廣韻》。又在唐末發明了三十六字母，於是韻書進一步發展爲等韻圖，對字音作全面的分析。這一期可稱韻學盛行期。這是主流。同時，由於韻書反切的影響，產生了齊梁時在修辭上的聲律論，劉勰《文心雕龍》的修辭論應運而生。聲律論有人以爲是一種逆流，這是一種片面的看法。它實是一種進步的思潮，但它在實踐中產生了一些流弊。又由於地下發掘古銅器日多，《說文解字》又被重視，徐鉉、徐鍇兄弟的《校定說文》、《說文繫傳》是代表作。同時，民間僞體字盛行，爲了壓制，就作出了《干祿字書》等實用文字學。注箋到唐代，校出了煩瑣的《五經正義》，這是一種逆流。到元代由於奠都北京，那時北京語從北魏建立北朝統一北中國以來，逐漸抬頭，已很有勢力，它屬於東北方言系，而《切韻》、《廣韻》的書面字音是代表了周秦以來一直建都豐鎬咸陽長安的西北方言系（周公營洛邑，東周東漢都遷都洛陽），所以周德清就根據北曲用韻，編出了一部反映當時口語的韻書《中原音韻》。

3、近古期從明到清末，由於盛行漢學、反對宋學，講究考

據而輕視義理。這也是時代使然。一方面由於清朝統治者用暴力鎮壓愛國士人的反清思想，所以不願士人多談思想，而鼓勵考據漢學；一方面也由於從明利瑪竇、金尼閣等外國神父帶來歐洲許多新學識，刺激了士人的學習興趣，於是由只專一經的訓詁擴大為廣博而精深的清學（章太炎《嘯書》有《清儒篇》，梁啟超有《清代學術概論》），於是古音學盛行。顧炎武、江永等人把上古的韻部、聲組摸索出來了，這是極大的貢獻。由古音學帶動了訓詁學，訓詁也有了新的面貌。到清末，地下發掘出了甲骨文，動搖了許慎《說文解字》的統治地位。在文法方面由虛字研究到《馬氏文通》，這也是一種進步的現象。他如盧懃章等提出拼音文字研究，更是反映著群眾政治上、文化上的要求。

清末以後，從「五四」到解放後這一段，將來另寫現代語言學史。五四運動後可分三派：一派是魯迅先生等提出拉丁化新文字、民族共通語、世界語等問題研究，代表革命的語言研究，影響很大。一派是繼承清朝漢學的老路，做些抱殘守缺的修補工作，勢力日衰。一派是接受模仿西洋資產階級的一套，翻譯一些外國著作，也寫了一些語法、語音、方言調查一類書，確實起了一些作用。後來，語言學才進入了真正的科學研究期，努力建立新的語言科學。

中國語言學在清以前這一長時期，雖然著作如林，試一讀謝啟崑《小學考》可知，由於種種原因表現了幾種局限性。如：由於漢字是象形文字，不是拼音文字，所以過去編韻書反切還用漢字，聲組、韻目還用漢字，使語音研究走了很大彎路。又由於方音複雜，行用一種書面統一語，即文言文，於是語言研究限於文字書面語、文言文，很少注意活的口語與方言。如詞彙、文法、

語音等研究，都是以文言文的詞彙、文法及字音為重點。此外，在長期封建時代，提倡經書，所以從兩漢的訓詁直到清代的訓詁研究，都是為了讀經，研究史部、子部、集部的訓詁就很少；但事實上老訓詁早被衝破成為各種古書的注釋學了。至於《金瓶梅》中明代山東方言詞彙更沒有人給作注釋、研究了……。這些是過去語言文字研究方面總的缺點（今後要特別強調全國方言詞彙的普查工作，切要……）。至於封建迷信思想唯心觀點，那當然更是普遍了，這在敘述歷史時都要分別給予注意。



# 目次

序

緒言

## 上篇 上古期——周秦兩漢是漢語（語言文字） 研究的奠基時期

第一章 周秦時語言研究開始萌芽 3

第二章 周秦到漢末字書的編纂 25

第三章 漢代訓詁的盛行 33

## 中篇 中古期——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對語音文字 研究進一步發展

第四章 魏晉以後的注釋學及其演變 125

第五章 唐音義書《經典釋文》、《一切經音義》的結集 153

第六章 魏晉後盛行反切，韻書興起 171

第七章 齊梁盛行的修辭論 221

第八章 梁《玉篇》以後的字典編纂 259

第九章 唐宋古文字研究 301